

思想走廊

心灵深处的瓦尔登湖

永州四中 1723班 李嘉悦

窗外,聒噪的蝉鸣和着头顶呼呼作响的老式风扇,似乎想合力与讲台上喋喋不休、苦口婆心的班主任抗衡。我的心思却丝毫未受影响,全在那本被我翻得磨破了边角又细心包好的《瓦尔登湖》上。

讲台上的老师说着文理分科的事。很明显,她倾向同学们选理科。听着老师对分科的讲解,同学们开始讨论起来,他们是那样的轻松,不像我。因为他们已毫不犹豫地迎合了老师和父母的预期——学理科,理科容易考大学,就业范围广。

可我还没想好。我抑制住心中的矛盾,假装毫不在意的样子,问同桌:“你将来想做什么职业?”“我以后想当个医生或者企业高管,最好是化学家。当然了,你生物那么好,应该以后会学生物工程吧。”我笑了笑:“以后做什么还早呢,我还没想好。”

其实,我早就想好了。小的时候我们懂得少,却比现在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。九岁那年夏天的午后,我坐在图书馆看了一下午的《瓦尔登湖》后,对爸爸说:“我长大后想当作家”,他冷冷地说:“别做不切实际的梦了。”我永远记得爸爸当时说这话的眼神和语气。后来我上初中了,当我再一次鼓起勇气对爸爸说“想当个图书馆管理员”时,他又给我重重的一击,“反正你就这点出息!”直到现在,我还记得他摔门而出的身影,那重重的摔门声狠狠地砸在我的胸口上。

“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生活?”我反复思考这个问题。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里,给大家一切皆有可能的机会,却也带来了选择的困惑。难道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违背自己的初心,一定要去追求所谓的功名利禄、光宗耀祖?我很喜欢《瓦尔登

湖》里的一句话:“一个人若能自信地向他梦想的方向行进,努力经营他所向往的生活,他是可以获得通常意想不到的成功的。”生活中,很多人回顾人生征途的时候会感到失落,其实都是因为违背了自己少年时的立志。所以,我总在想,我们不能被世俗磨平棱角,标上合格的标签。因为没了初心,就算是向前走得很远,也不过是南辕北辙。

此时,下课铃声响了,我毅然走到班主任身边,“老师,我选文科。”我平静地说,就好像我理想中那片瓦尔登湖一样,波澜不惊。“什么?”老师惊讶地看着我。“我想成为一名作家!”说完,我抿着嘴笑了笑,一如九岁那年在图书馆门口向爸爸说出自己的心声那样。

我愈发觉得,瓦尔登湖是那么恬静,那么纯洁。

浓浓亲情

那段浓情的日子

桃江县桃花江镇二中(北校区)104班
龚晓宇



去年寒假,罕见的低温,夜里更是冷了。那天正好是正月初二,虽然没有下雪,但是气温仍旧很低。这一天,爸爸突然说要去广西旅游,我一听赶紧收拾东西。假期里在家都快闷死了,听到这种消息,自然是很高兴。

到了广西,我们住在嫂嫂家,那里的人非常热情,一进门就端来热腾腾的茶水,接着又端来几盆瓜果。听说我们湖南人喜欢吃辣,他们早早地就在家中准备了辣食。

第二天早上七点,晴空万里,就像那里的人一样温暖。

嫂嫂早早地就准备好了饭菜,等着我们起床,还特意为我们准备了他们的特色菜,其中有我最喜欢吃的白切鸡,沾上他们特意为我们准备的辣椒酱,吃起来无比美味。

中饭后,嫂嫂便带着我们去摘砂糖橘,橘子园特别的大,那橘子黄澄澄的,远远看上去就像一个个小灯笼。摘橘子也是很讲究的,必须要用剪刀小心翼翼地剪下来,不能破坏枝,不然明年砂糖橘就长不好了。我迫不及待地拿起剪刀,贴近橘子的枝头,“咔嚓”一刀,光滑柔软的橘子就剪下来了,一瓣一瓣地剥开,放入口里,多汁又清甜。我们摘了整整四大箱。

到了晚上,他们给我们做叫花鸡,听说那里的人不轻易做叫花鸡,只有非常尊贵的客人到来才会动手做。做叫花鸡,需要搭个窑洞,再把鸡去了内脏,往鸡肚子里面放上配料,涂上几层泥巴,放到窑洞中去烧。

晚饭过后,休息了会,就听见有人在喊:“叫花鸡烧好了。”我赶紧跑过去,只见他们用铁锹娴熟地一锹,再稍微凑近闻一下,“熟了,熟了。”用铁锹把它铲出来,往地上一扔,再用石头把它砸开,更浓的香味儿就跑了出来,直往鼻子里钻,香得我直吞口水。

第三、四天,嫂嫂一家陪我们去旅游区游玩,永安封王、桂林山水,我们一路赏景一路听着那些历史典故、民间传说,受益匪浅。

假期很快就结束了,我们要走了。离开时,嫂嫂给我们准备了很多吃的。

直到现在,我还怀念那里的美食,那些人的热情淳朴。那段浓情的日子,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。

指导老师:曾令娥

手写我心

第一次捉螃蟹

隆回县六都寨镇中心小学三(152)班 陈思雅

第一次,总是让人难忘。第一次捉螃蟹,让我既紧张又兴奋。

星期天,我刚从舞蹈训练班走出来,就看到爸爸骑着摩托车来接我了,坐在摩托车后面的小露高兴地说:“我们一起去捉螃蟹吧。”我欢快地上了车。

摩托车行驶在山路上,凉爽的风吹在脸上,令人心旷神怡。我一路想着:螃蟹的“铁钳”很厉害,夹住手很痛,甚至还会夹出血,我的心忐忑起来。

很快,我们便来到一个人烟稀少的小

山村,下了车步行几十米看到一条小溪。爸爸带着我和小露往小溪深处走去。

我问爸爸:“哪里才有螃蟹?”爸爸说:“石头下面就有。”我翻开一块石头,看到一只螃蟹正要逃跑,我兴奋地伸手去抓。不料,螃蟹的“铁钳”一下子夹住了我的手指,“哎哟哟”,我痛得哭了起来。小露说:“别哭,我教你怎么捉。”我们又翻开一块石头,有两只螃蟹,因为第一次被咬,我有点不敢去捉了。爸爸过来了,教给我方法,鼓励我去捉。在爸爸的帮助下,我避开它



的“铁钳”,用拇指和食指夹住它的身躯,“哇,我捉住螃蟹了。”我高兴得跳了起来,把那只螃蟹放到了袋子里。

有了第一次的成功经历,我又捉到了几只螃蟹,心里美滋滋的。

指导老师:杨新农

心灵漪澜

哭泣

湖南师大附中博才实验中学 苏奕名

“呜……呜……”一阵轻轻的哭泣声将我吵醒,我缓缓地睁开眼,隐隐约约透进来一丝光线和一个模糊的影子。也许是我距离上一次活动隔了太久时间了,身上堆满了灰尘,压得我动弹不得,只能凭着本能喘息着。

突然,一只有力的手握住了我,轻轻地抖掉我身上的灰尘,抚摸着我的脸。这种感觉似曾相识,却又回想不起来。接着,我听到了他的声音:“2011年10月5号,我拥有了自己的第一部手机,手机可方便了,再也不用翻烦人的字典了,多高兴……”

我猛地记起过去发生的一切。6年前,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,每天坚持写日记。他的父母以他为荣,尽其所能地满足他的要求。他视我为知己,用笔向我倾吐着他的喜怒哀乐。

2011年10月5日,是他拥有手机的第一天,也是他离开我的那一天。从那天之后,他便不再与我交流,而我却一直默默地等待着他再次与我倾诉心声。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我经不住疲倦,沉睡了过去。

他不是和手机相处得很愉快吗?为什么他会哭泣呢?当一滴冰凉的液体浸透我的身体,我明白了:他没有考上大学。当年他那么优秀,而如今为什么会摔得这么惨

痛?他哭得更厉害了,泪水打到了我的身上,沁入我的心灵。我多么想安慰他,可是我不能,我只能静静地沉思:“为什么会这样?是谁造成这种后果?”

那天之后,我每天晚上都会关注他。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手机上,玩着各种新款游戏,甚至熬夜。我被遗忘了在书桌上,最后被他塞进了书柜里。

玩物者丧志,这也许是他失败的原因吧。到底是他的错,还是手机的错,我真的说不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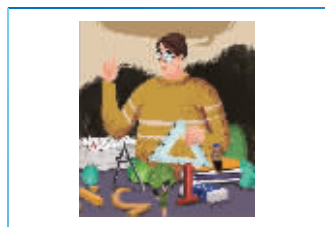
当他再一次把我放上书架,我想我该退出了。望着他离去的背影,我心痛得字迹模糊。

指导老师:李舒

少年心思

我的老班

平江县第一中学高二 494班 凌霄鸣



老班,是我对班主任的称呼,这样叫比较亲切。我与老班相处快两年了,我觉得他更像是我生命中的一束光,给了我光明和温暖。

他,典型的平头,成天板着脸,戴着一副宽边眼镜,话语不多,一副十足的“老师

范儿”。这,便是我第一次见到老班的全部印象,可是又那么的深刻。随着与老班相处的时间渐长,我也开始越来越了解他了。老班很严肃,很难见到他“回眸一笑”的时候。平时,他总是用那具有杀伤力的眼神扫视我们,虽然隔了一层厚厚的镜片,那威慑力也非常惊人。

似乎每个班,都有这样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——为每个老师筛选一句他们最喜欢说的口头禅。教数学的老班自然也不例外。课堂上,每每我们问他问题,他的开场白一定是:“这个嘛……”老班的这三个字,怪怪的腔调,一般人很难说出那种神韵。一次,班上一名同学问他问题,正当他准备开口,底下小部分同学齐声道:“这个嘛……”顿时全班哄堂大笑。老班怔了一下,然后呵呵一笑,继续讲课。

老班对我们要求很严格。有一次考试,我们班考得不错,便有了一点小小的骄傲情绪,班上的学习风气和以前有了明显的不同。上课时,不时有同学睡觉,自习课吵吵闹闹的。老班知道后,没有骂我们,也没有大肆开展“整风运动”,而是找一些同学了解情况,寻找对策。从那以后,上课时老班出现在窗户外偷偷观察的次数越来越多了,一天又一天,在老班的“陪伴”下,我们班的情况慢慢好转了。

花开花落,云卷云舒,转眼间高中生活快结束了。可老班给我的影响,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。他兑现对我们许下的一个个承诺,他用生活中那些细小的事情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、改变着我。他就像我生命中的那束光,照亮着我一路向前。

指导老师:毛拔群